

六一居士文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
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
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
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
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
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
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



輕重以捄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
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
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
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
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
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
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
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
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
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
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
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
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士亦
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
通經學古爲高以捄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
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
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歿十有餘年士
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

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裴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序

歐陽文忠公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其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居永豐脩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脩爲人質直闕廓見義敢爲機筭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蹙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論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謫峽州夷陵令徒

光化軍乾德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
勘修崇文總目禮書總目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
甚衆詔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陳當時之
所宜憂者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負用
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群盜起中
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
韓琦富弼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仁宗降
手詔出六條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脩
同修起居注閏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
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

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
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
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
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
利之時翬相黨引以爲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
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
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
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
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
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

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
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
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
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
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
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
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
下惜之也爲黨論者尤惡脩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
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
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陞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
以爲同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爲己私惠上則朋黨膠漆

皆聚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爲五
六十人相依爲重將紊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
察知賴仁宗終不之信脩之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
東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
五寨脩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清
塞堡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
言忻代岢嵐人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虜中
以應軍湏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
東民故貧軍興以來賦歛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
數十事以寬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

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効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重以消未萌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爲宣撫使曰是去禍而遺根也欲以便宜誅之脩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屏人以告脩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柰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既非朝旨諸郡具不肯從緩之則籍籍必生變是趣之爲亂也遂止河決澶淵陳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脩言功大必不可成徒勞人執中罷文彥博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脩言六塔河不能容大

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濱棣德博數千里皆被害初脩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父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脩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獄吏附致其言以及脩乃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坐用張氏隘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恠脩髮白問在外幾

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僞
爲脩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威令爲姦利者書騰都下
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
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
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
士判太常寺脩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尉薦
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
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
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爲天下宗
匠蜀人蘇洵嘗論脩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
似陸贄而脩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脩作唐書志五代

史叙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
文體大壞脩深革其弊前以恠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
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
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
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脩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
封府丞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
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
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
郎爲樞密副使與曾公亮同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
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幾何地里近遠皆爲圖籍未幾
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宗爲皇子事見韓琦傳英宗初

年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佑
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力爭臺
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固稱脩曰
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
已怨使誰當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
稍隘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
則當博采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爲名
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脩
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
移則下有司考會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

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假家居上遣
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
長子婦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
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
之奇勿言天子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
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
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
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
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
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太
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謚文忠乃用之

方英宗亮陰而脩以治平元年五月建議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頒大祥後議之二年四月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朝廷以典禮未稱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而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

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傳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之時已用王珪等所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又特批以之奇爲御史論者以此短脩脩議濮園事雖不叶群議觀脩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脩旣爲執政行私以專寵祿亦過矣脩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

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
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
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棊辯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轍撰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
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
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棊以
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
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旣而病已謹按歐陽氏
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
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御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

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
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
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
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
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竒之曰子必有名
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
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
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
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
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

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
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
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
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
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
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
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
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
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
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
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

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恚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

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苛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

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
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
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
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
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
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旣而悉誅之脅從
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
遇於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
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

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
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
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
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
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
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
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
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
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
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

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旣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知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

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

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决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决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决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

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

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
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
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
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
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自出聖斷上
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
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
臣等未敢便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
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
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
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

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
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
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旣免喪稱疾不出
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
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
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
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
意矣然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
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官車晏駕皇子嗣位
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
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

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

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旣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

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滯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

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輿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旣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失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

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

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弈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原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

又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旣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梃之三起三僨誰實使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歐陽文忠公墓誌銘

韓琦撰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

家焉曾祖諱彬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枿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

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

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
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
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
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
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後
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
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
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
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
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
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既減糧自

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苛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
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
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
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
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耻謀不自己沮撓久之
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
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
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
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
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
造鑠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

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捃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撫勸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下太夫人憂去職服

除入見上怪公須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宦官者楊永德密奏曰宋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別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

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慎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致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汗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

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
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
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
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
便朝廷既申告誠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
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
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
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丐易蔡州大略
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
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
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

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
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
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
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物
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
惟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
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如尹師魯梅
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
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
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
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

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騫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譎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大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至察寬不

至縱吏民受賜旣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壠故道公言橫壠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

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
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覽慈壽
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
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
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
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
八卷奏議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
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
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繆人得不疑
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
有琴一張有碁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

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
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
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
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
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口孫曰憲曰
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
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公之喪葬
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弼違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
資衆群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寤
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

經成此王功大忠以効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
既安且怡且報以壽戾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茲
惟不窮亘千萬祀

蘇子瞻祭歐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
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
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
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
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學者至於用夷
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
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魍魎而號狐狸昔
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
其釋位而去也莫不異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
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

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余追豈厭世之溷濁絮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遜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夤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王介甫祭歐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闕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

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
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
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
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魂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
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
猶爲涕泣而歎歛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
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
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曾子固祭歐文忠公文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
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
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
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遘鼓行無前跋躡非恤世僞
難勝孤堅竟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
室頓挫彌勵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屢萌
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
淨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
戶逸櫝歛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
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颺歛再拯大艱垂紳秉笏

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
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
不回其剛乞乞愛養人材獎成誘掖德信天資愷悌忠
實內外洞澈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
乃俞所乞故意丘樊脫遺羈馮沈浸圖史左右琴瑟忠
氣浩然不陋蓬華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賚微
計密云胡傾殂愁遺則弗聞計失聲眦淚橫溢驚冥不
敏早蒙振袂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
西望轎車莫持紉綽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
天不沒託辭叙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

蘇子瞻又祭歐文忠公文

軾自齟齬以學爲嬉童子何知維公我師晝誦其文夜
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撫掌歡笑改容此我
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
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議
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吾所謂文少與道俱見
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
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委在潁如見公顏入見夫
人羅列塵敦敢以中心請志于文夫人曰然師友之義
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依庭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
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心報不辱其門清潁

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歐陽先生文粹標目
第一卷

論

。本論上

。本論下

原正統

明正統

正統上

正統下

第二卷

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一

春秋二

春秋三

春秋四

春秋五

石鵲

辯左氏

第三卷

論

易或問一

易或問二

易或問三

秦誓

縱囚

惟竹辯

策問

問禮樂

問六經

問為治

問周禮

問井田

問為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取士

第四卷

書

通進司上

第五卷

書

準詔言事

第六卷

書

辯杜韓范富

上政府

第七卷

書

。上范司諫

。與高司諫

。上杜中丞

答王相公

回丁判官

與張秀才一

與張秀才二

答李詡一

答李詡二

○答吳秀才

第八卷

書

○答祖擇之

○答宋咸

答徐無黨

與石公操一

與石公操二

與樂秀才

與郭秀才

與陳貞外

第九卷

與蔡君謨

劄子

乞補館職

論館閣取士

論編學士院制詔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織緯

乞定兩制員數

論均稅

論牧馬草地

論監牧

薦司馬光

薦王安石呂公著

第十卷

奏狀

議新學

論舉人懷挾

議科場

論史館日曆

論修河利害第一

論修河利害第二

論修六塔河

薦布衣蘇洵

舉蘇軾應制科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

第十一卷

序

。送徐無黨

送曾鞏

送楊子聰

送張唐民

送王陶

送王聖紀

章望之字

胡寅字

鄭荀改名

第十二卷

序

。廖氏文集

薛簡肅公文集

梅聖俞注孫子後

韻總

集古錄目

外制集

第十三卷

序

內制集

帝王世次圖

傳易圖

詩圖

詩譜補亡

第十四卷

記

吉州學

。穀城夫子廟

仁宗御飛白

○御書閣

○畫錦堂

有美堂

○至喜堂

第十五卷

記

峴山亭

先春亭

偃虹隄

許氏南園

○李秀才東園亭

藥師院佛殿

明因大師塔

○王彥章畫像

第十六卷

雜著

書梅聖俞詩藁後

書春秋繁露後

記舊本韓文後

讀李翱文

崇文摠目叙釋

集古錄跋尾十

第十七卷

碑銘

王文正公

晏元獻公

第十八卷

碑銘

范文正公

余襄公

第十九卷

墓銘

社正獻公

蔡君謨

第二十卷

墓銘

尹師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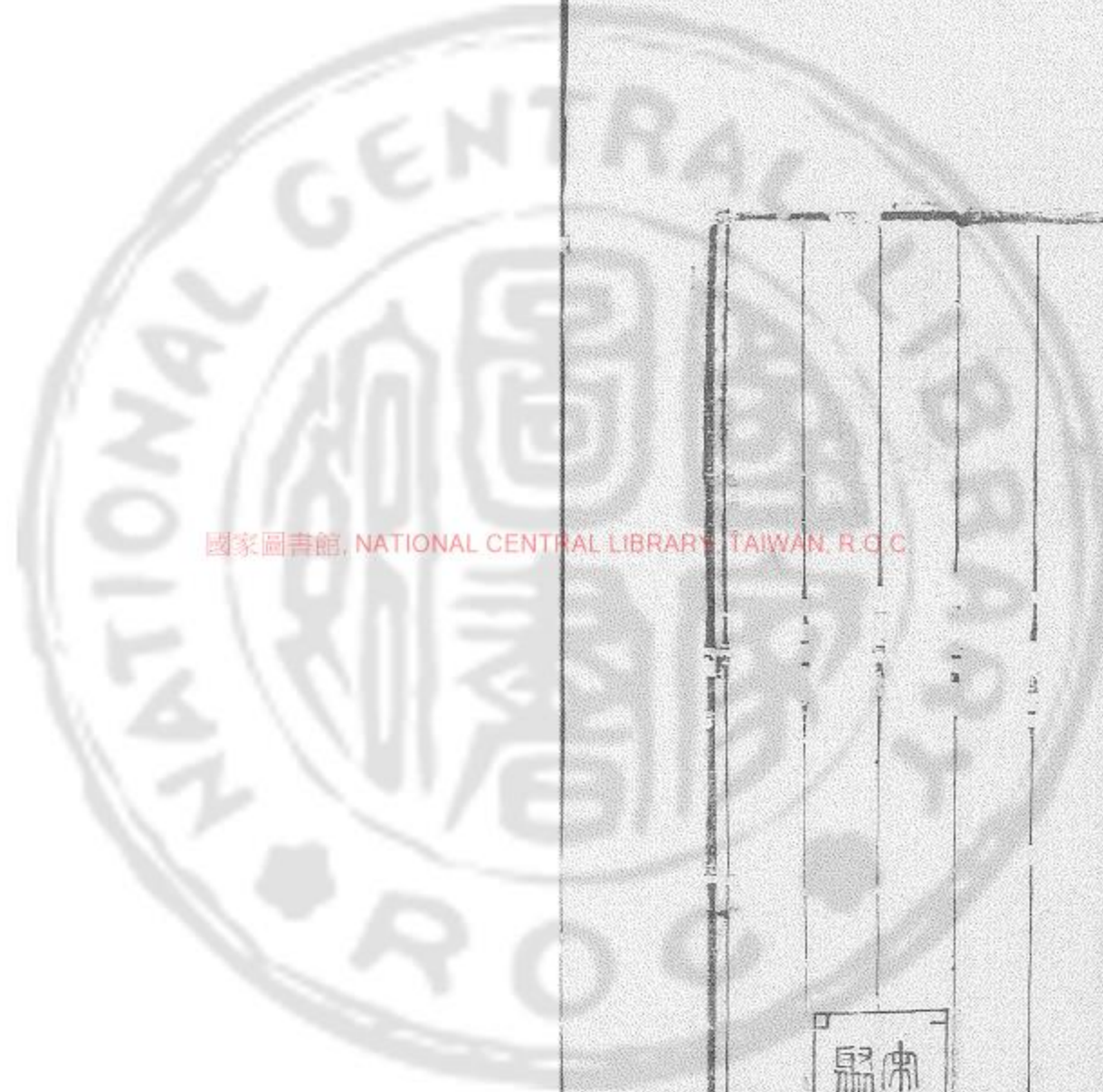
蘇明允

墓表

隴岡阡

周堯卿

歐陽先生文粹標目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來
精儒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一

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減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

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由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

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

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

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爲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

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昏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旣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潛號稱王
春秋用鄆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
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
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
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浸明 方今九州之民
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勝之道非
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郊天祀地與乎
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
至於所謂鬼符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
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
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

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
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
為也可不惜哉昔孟子歎為備者不仁蓋傷乎啓其漸
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獨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
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
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
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
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
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
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古

者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俗本有本論中篇云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均民以職事

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雖非歐陽氏之書其可錄者如此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終始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

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

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正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正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旣非至公

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旣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

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太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乎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

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

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

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北齊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

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正統論上

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

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魏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

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推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竒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

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

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

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命爲大夫而

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托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

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復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勢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

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于

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

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強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

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柰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比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異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一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二

論

春秋一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

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此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爾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怵耳之言新奇有

可喜之論是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書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也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

也是以從之爾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
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
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
辨

春秋二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
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
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
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
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
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

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
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
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
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
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
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
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
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

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相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一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謂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

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相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三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犬惡旣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

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
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以以盾不討賊情可
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
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
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
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
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
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
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
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
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

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
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辨
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
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
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
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
孔子患魯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
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
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

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
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
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
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
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
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
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
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
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

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
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
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
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
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
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
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
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
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
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曰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

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四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

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春秋五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

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石鷁論

論曰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授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

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磧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

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墮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褻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鷁鴒來巢不書幾鷁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鷁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

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凌陽則日飾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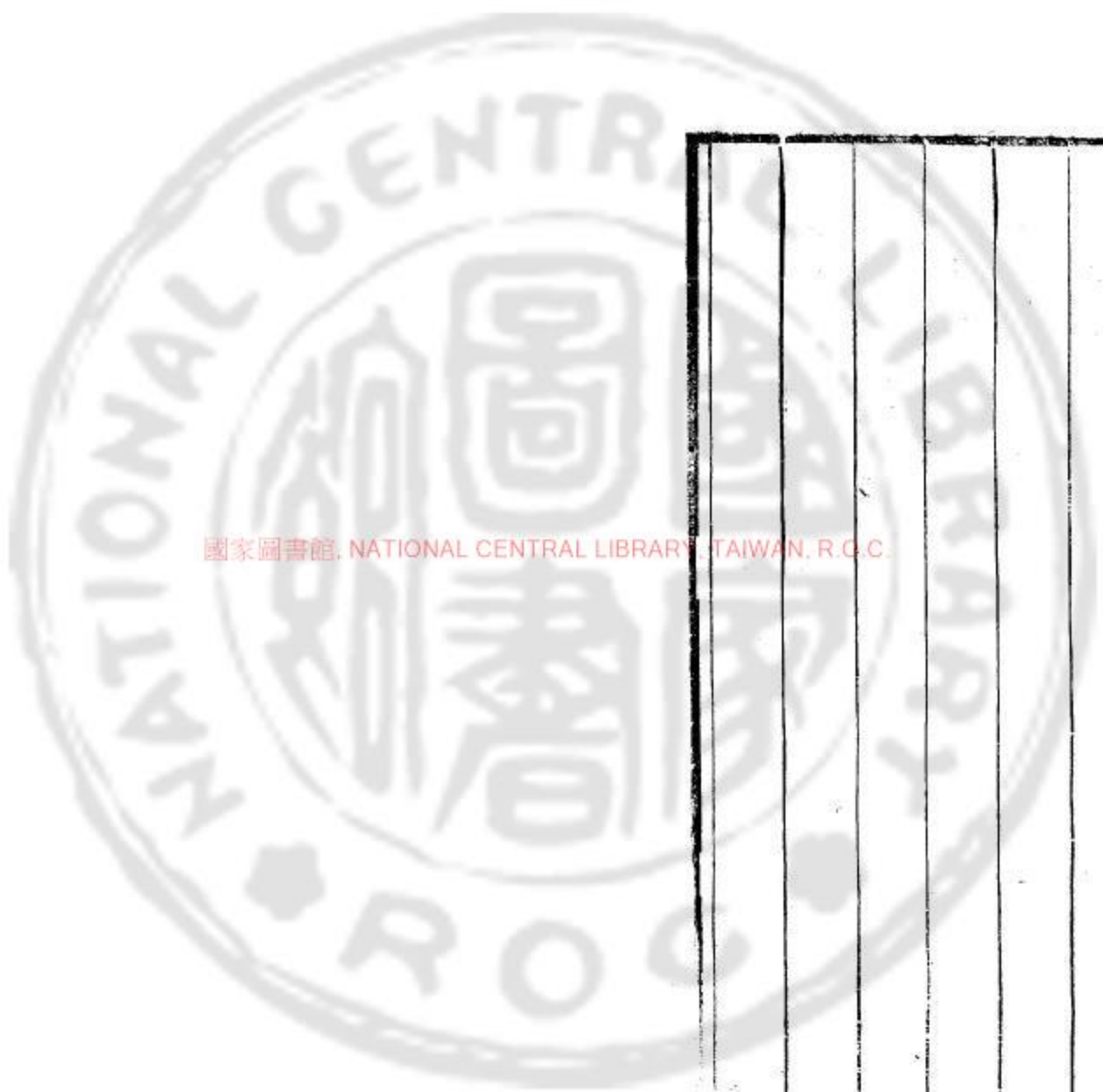
辯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魚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

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其服必有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

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歐陽先生文集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三

論

易或問一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卦爻起於

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爲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或問二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又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乂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巷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

歿周益哀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
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
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
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
有感焉者溺於習聞之乂曲學之士喜爲竒說以取勝
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
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正者事之幹此所謂文
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
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
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
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

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
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易或問三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
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
歸竒再扞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
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
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
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
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
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

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乎竒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雍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

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

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

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

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

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

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蒼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蒼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蒼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

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蒼蠶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策問

問禮樂

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受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

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於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

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

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

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為治

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
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
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
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
鄉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
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
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
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
矣其州縣大小邑間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
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

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
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之有
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
此特淺者耳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
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
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
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務其
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
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
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
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

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周禮

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政獮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醮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

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井田

孟子以謂井田不鈞則穀祿不平經界旣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

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耕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

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爲政

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爲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

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取士

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

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

其本致其反本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當自何
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
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
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奚由
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四

書

通進司上書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

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

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

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
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
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
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
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
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
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
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
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
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
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

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控
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
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
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旣以無益
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
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
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
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
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
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
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以久以

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泂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

其遺倉之迹徃徃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

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鄜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泂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

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泂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

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
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
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
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
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
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
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
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犂之法以足用
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
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
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

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
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
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
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
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
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
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巴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
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
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
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
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

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

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繆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

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

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銖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

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
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
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
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
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
下幸甚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四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五

書

準詔言事

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

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紛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

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路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

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

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顧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

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

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

愁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

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

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

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竒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蹩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

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是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

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

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污者各舉貪濁

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

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旣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六

書

辯杜韓范富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

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辯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

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爲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

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公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

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辯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上政府

脩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忝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妄加獎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不足以稱萬一故方欲勉強以伸報效而蒙相公不以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報效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近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爲非敢怠也誠有說焉至於山川險易城塞屯防邊陲守備等事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凡自河以北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廩禁軍馬義勇

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暵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所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以得其十七八而又先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已次第行之矣乃暇及於其他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而必上聞者其類甚多初則未敢以煩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暵

之等前失不能信其說而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之事其大者朝廷已委富公矣其外大要不過五六其不可爲者一其可爲者四五爾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爲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今天下諸路山澤悉以推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爲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利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爲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民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

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
久伏于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
取捨此惟有平地爾河北之地四方不及而沿邊廣信
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爲塘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
德博通利濱棣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
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
洛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監池民不得耕者十三
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
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旣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
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助者不過酒稅之入爾其入有數
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羊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

能爲之及其用有不足則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下
殃疲民號爲變轉爾此所謂不可爲者也然若能擇官
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量材精器械以助武
備因貴賤通漕轉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爲之尚足
以裨萬一而皆補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
敢具其大綱列於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
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以畢其所爲若夫盡
其爲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幸
而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

上范司諫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

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

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

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能以塞其

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高司諫

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曲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

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

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
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
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
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
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
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
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
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
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
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
賢人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

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
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
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
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
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
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
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
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
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
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

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
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
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
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
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
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
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也
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
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
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
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

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
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
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六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七

書

上杜中丞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
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
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
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
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
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踈賤當有說以此罪介
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
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

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迂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

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荅王相公

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慙且悸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切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賤得

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忘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若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其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其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

乘凶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旣時耕種旣得常平之粟旣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旣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宮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旣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

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繆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未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旣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回丁判官

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

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
邦而惡其來之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
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
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
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
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
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
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
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
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
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

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
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
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
虎而後蕪穢動不逢偶吉而輒竒凶其狀可為閔笑所
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
之仁也故脩之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
五千五百里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
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
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唱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
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
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嘗斂手慄股以伺顏色

翼一語之温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
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
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
得其所爲以爲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
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已然非有深仁厚
義君子之閔矣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
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與張秀才一

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爭爲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
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
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

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
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
數百里犯風霜奸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闈謁者以道姓
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
所有而思以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
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
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
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
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齎金而求寶者亦之焉
問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
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

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于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

能塞所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二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

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

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
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謂古者其
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
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
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
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
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
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
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
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
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

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
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
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
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
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
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
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
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
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
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
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

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
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
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竒言以自
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荅李詡一

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夫自信篤者無
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
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
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吾子辯況脩
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
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

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
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
哉固樂爲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
旣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
還索書未知所荅慚惕慚惕

荅李詡二

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
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
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
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
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

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

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動與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

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
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
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
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
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
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
念作狂是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
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
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
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

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
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
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
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
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
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
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
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
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
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
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

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誥誥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荅吳充秀才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需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佹佹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

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

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
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
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
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
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七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八

書

荅祖擇之

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論之曰一覽以爲如何其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未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荅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

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謂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士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

者謂誰交遊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好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遊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輝光施於世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荅宋咸

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吾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

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以多矣脩學不敏明而又無疆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忽忽不具惟自愛

荅徐無黨

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至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

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相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為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

與石公操一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

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

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以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

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獨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與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

與石公操二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論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

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

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

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

與樂秀才

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益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

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遊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

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強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旣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若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旣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與郭秀才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
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
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
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
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旣致其意又耻其無文
則以虎豹之皮續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旣
贄而主人必禮以荅之爲陳酒殺幣筐壺矢燕樂之具
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
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
贄旣美其意旣勤矣宜秀才責僕之荅厚也僕旣無主
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
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
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
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
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
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夫非惟若僕空言以贈
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筐延爲上賓者惟勉之
不已

與陳貞外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
能作報旣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

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有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
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
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
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
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鈇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
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
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
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
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
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
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

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
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謂有參候起居因爲
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問候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
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謬所從來旣遠
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如此而莫以易者
蓋常俗所爲積習以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
友締交遊以道義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
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
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
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遊期我而惜手書之
勤耶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

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
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揚秀才旦
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與蔡君謨

脩啓彙在河朔不能自閒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
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
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
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
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
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
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

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
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徃徃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
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畫之法雖爲學者
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
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待
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
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
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
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
幸察

歐陽先生文集卷第八

一以而巳姑

而蘇林香氏

之翁車亦林

豈非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九

劄子

乞補館職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

以大政使總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
路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
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
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
患在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
前材患者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
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
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
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
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
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

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
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列奏欲望聖慈
因宴間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論館閣取士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
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
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
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以
上優游養育以冀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自祖宗以來
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
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

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行有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遷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向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滯或寄任重處者特令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關

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關
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
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爲館中書籍久不
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
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
以先令作編校然後升爲校勘爲校勘四年後升
爲校理爲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
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
以編校爲取士新格徃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
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爲

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
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之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
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
人擬進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
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竒偉之士知名於世
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
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
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
二亦不爲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
一二也

論編學士院制詔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已前文書草藁尚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祇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秩號爲學士院草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

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祇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而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

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竒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

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閑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縉紳之望旣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愼除拜即

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爲國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今取進止

論均稅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

差官分徃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攤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却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意而民所以誼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見今實

額管推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夫開閣將行兩項逐年稅數並繫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田有白減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禁祇今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繫禁鹽地分者亦均攤稅與又不知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地謂所均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

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祇如朝廷本議將實攤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逐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

臣爲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更爲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

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祇據見在草地逐段打量的實項申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劃申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監牧

臣所領羣牧司近准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旣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按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創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湏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判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

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墮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旁採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者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鹵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

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今之河東嵐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馬軍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已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劃若可以興置新監

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指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一員直至秦州已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

薦司馬光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謹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由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旣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侍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旣詳知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

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材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歐陽先生文集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

奏狀

議新學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謂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辯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

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于家達于鄰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

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辯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十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

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以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齋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

分明黨若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竒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者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籍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

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
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
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
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
甚害創之亦可也在乎深本教學之意而修其實事給
以糶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
師而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
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
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修
其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
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

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
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
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
裁擇

論舉人懷挾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
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不可勝數然累次
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言旣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
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
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三二百千
顧倩一人虛依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祇令懷

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
懷挾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
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
才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
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全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
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
此甚可歎也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
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進選然後士子
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
之責重巡鋪之賞以入門之時一一檢檢則慮成壅
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精幹

京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
指射差遣若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
旨重加酬獎其巡鋪官除祇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
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有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
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厚弊如允所奏乞
立定巡鋪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
條制仍榜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
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議科場

臣某等近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
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

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人皆土著而教之學校然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學制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舉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試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律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也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比數者皆大要也其他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填帖之類皆細碎

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爲法者皆中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業取材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論史館日曆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負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

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
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
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
祇據此銓次排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
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
述旣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
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
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欲革其弊則前
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臣
竊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
書亦聞修撰官其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

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
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
得依前祇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
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
王則之類其貶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
緣白草平事近日大臣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
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
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
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
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
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

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
鑰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
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
墮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起居注日曆等並令
次月供報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
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奏聞

論修河利害第一

右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
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
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
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

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不思天禧以來河水
屢決之因所以深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
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不攻而自破矣且開
六塔旣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
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廻
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祇是分減之水下流無
歸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廻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
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之泥沙無不
淤之理淤殿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
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
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

祇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流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淤上流商胡復決然則京

東橫壠兩河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上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去臣聞智之於事有所不能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而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

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某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而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

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者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已多若全迴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溢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爾是則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北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失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乃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失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

浚使人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
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終虞上決爲患
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爾言狂
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
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

論修河利害第二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橫壠廻大河
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東京計度物料次
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
其始而審然後必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
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

之偏說舉事之初既已倉遑遽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
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祇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
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搔動
六路一百有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
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
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
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
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
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
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
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

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充今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開橫壠久廢

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於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迴猶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迴哉臣聞鯀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迴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墜塞已二十年商胡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

久而難廻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得功料全少功料小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廻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鉅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儼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茲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詳審利害縱令河道可

復乞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修六塔河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旣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

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
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
翼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
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
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
恩翼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
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
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
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
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
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策以取

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
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與利
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
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此事欲知利害權重輕
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
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
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
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
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可策也然終不可成而
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爲國計者
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

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翼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翼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翼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

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埽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用財所仰令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決行艱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

也今爲國設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
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
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
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
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
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
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
雖恩異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
異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旣知其詳豈敢自
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
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

及恩異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
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
而已不必求竒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倖恩賞之
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
裁擇

薦布衣蘇洵

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
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
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
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
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旣伏而不

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闕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雋賢又詔兩省之臣舉

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蠡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叅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

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
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
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
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
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
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序

送徐無黨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

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頽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

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曾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之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已事

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士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守則徃徃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

可以弔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楊子聰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

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槩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張唐民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書

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徃徃饑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

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彖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居京師不妄與人

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送王聖紀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萬計今歲秋常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

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壅之畿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易惻之心不得達于下有司告之若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及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爲政焉故以其夫所素歎者告之

章望之字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

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緹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

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切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聖賢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

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弟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胡寅字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

者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賦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義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之人字者則似此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其爲字如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之書常所道名之而字曰子畏云

鄭荀改名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

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
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
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
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
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
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
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
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
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
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強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
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

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
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
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
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
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二

序

廖氏文集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
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
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
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
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
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徒自守
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
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

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侷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于後世也異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侷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

詩知名於湖南而侷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侷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薛簡肅公文集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矢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

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旣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深純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

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

梅聖俞注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

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

者皆挾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韻綴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

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

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

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一陰陽地理黃帝歧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集古錄目

物嘗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

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徃徃不出則下飽蛟魚金曠予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澤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

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外制集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

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

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保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內制集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辭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徃徃近於家人里巷之事則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

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二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序

帝王世次圖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旣没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

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
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竒書異說方充斥而盛
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
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之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
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
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
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
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
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
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
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

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
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
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
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
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
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
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
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
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傳易圖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
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別易
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
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
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
時易以上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
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
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
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
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豈屬而言難次第

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
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
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
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敢則文斷而不屬
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
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
春秋先言何曷而後導其師之所傳以爲傳曰今上繫
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
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
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
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

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亢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

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

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于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云矣

詩圖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

變雅始作厲王死于莩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幽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幽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

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爲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者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第推

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旣依鄭爲圖故風雅變王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詩譜補亡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

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

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旣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

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
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
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
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
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
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
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
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
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
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

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
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
云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四

記

吉州學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唯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

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斲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闕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

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主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

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穀城夫子廟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

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

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脩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

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爲有志之士矣

仁宗御飛白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

羣王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
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
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
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
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
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
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
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
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
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
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

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
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
賜書之所在也

御書閣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
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
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策天下前世名山異迹
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
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其後登真
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篋以
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

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官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當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

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畫錦堂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凶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歿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惟後來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

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
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
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
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
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
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
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
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
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祝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

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主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
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
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
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
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
書

有美堂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
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
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
也雖去而不忘今年白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

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人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稱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

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遺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

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至喜堂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

然敷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

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
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
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
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
始來而不樂旣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
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
有考焉爾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四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記

峴山亭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
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
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
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
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
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
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
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

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
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
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
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
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
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
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
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回廊之壯
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
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
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
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
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
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
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
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
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先春亭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旣至問民
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圍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
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

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

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貞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偃虹隄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滕侯之所爲也

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懼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

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

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又與湖中之
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
乃爲之書

許氏南園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其亭某
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
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
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掌能使人
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
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
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

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
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
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
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
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
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
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
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
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
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
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如可理則

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李秀才東園亭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

脩誌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鄭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鄭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徃徃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生不

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徃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拊草之茁者叢茨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

藥師院佛殿

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甃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畎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

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
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
我欺乎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
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淨
層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
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
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
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
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
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礮而載于
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

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
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
已而思有以報願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
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
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
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
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
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
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

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

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嗇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嘗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王彥章畫像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

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
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
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
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
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
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
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
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入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
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
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
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

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
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
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
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
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
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
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
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
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
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

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
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
決余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
聞余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
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
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
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
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
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
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
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

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
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
已百年餘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係乎畫
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
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
壞也畫旣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六

雜著

書梅聖俞詩畫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體歡愉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

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變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宮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樂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

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響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

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徃徃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王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摠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王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

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

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

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謬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

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性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

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崇文總目叙釋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羣

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爲三
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彖與文言說
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
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
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
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
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康成之徒
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
本王弼爲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
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
代別爲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甚殊至於七八九

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
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周易時更三聖
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之法天地之組則
具存焉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爲百篇斷堯迄秦序
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
于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老昏乃謬
合三十四篇爲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
世文字號今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
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
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

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子亡其舜典東晉梅
願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
古更以今文行于世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篇著于經秦
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詁
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
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訓傳號毛詩三
家並立學官而毛已後出至平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
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魏晉之
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至今
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

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
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
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
可不察焉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
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爲九服
上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
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
亂周室衰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
必請祿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
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爲補綴得百

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已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上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爲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爲五經流別爲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飾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不相沿革所以王者有因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闕至於律呂黃鍾

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已來樂之沿革惟見史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已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救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

今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之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

不通故其學者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已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爲法未始不詳而明後世猶或訛失故小學不可闕焉

昔孔子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蓋爲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

曲爲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
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
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已來千有餘
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文質不同要其治亂
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亂而史官廢失冊書所
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爲紀傳表之體網羅千載馳
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月取謹一
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
以上尊天時紀正人事自晉荀勗爲漢紀始復編年之
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正史並行云

右皇朝王溥等修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
暇錄而賈緯作補錄十或得其一二五代之際尤多故
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訛謬尤多幸而中國
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不可泯矣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
爲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
亦磨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
士亦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
史記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書則諸
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修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王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之際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乎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繫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以前僭竊邦國雖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卒於禍敗故錄於篇以爲賊亂之戒乎

右不著撰人名氏載兩省而下諸司吏人次補選格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周之六官備矣漢唐之興

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存乎舉職事代天工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爲制著于有司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之所以端拱無爲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右詔褒吝藏之秘府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爲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爲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于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於史官云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以本乎至仁然而執挺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象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偽必有所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其爲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性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爲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方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兼并爭吞削奪秦漢已來邦國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變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謀可以覽焉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名氏由其德薄厚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爲諸侯者或以國爲姓至于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第以帝系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爲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

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公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爲無益然或徂細苛持深刻不可不察也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源流等威使上下之人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爲政之大本不可不正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貴右鬼非命上同此墨家之所行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述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踈故辭而闕之然其強本晉用之

說有足取焉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各使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遇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廣穿衆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道不可廢焉

農家者流衣食之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穀勤勸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論耕桑之勤漢興勸農勉人爲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

可廢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狙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卒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摺撫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爲四種由是兵家之文旣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上筮刑政之說存諸篇章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迹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宏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揚雄荀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本之歷世諸子傳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訂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至或不

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云

集古錄跋尾十

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自爾府君徙爲御史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爲獄

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儻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竒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徃徃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者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

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瘦力以

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

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天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

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異矧其實無可得

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

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何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

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

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
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
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
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
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
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
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
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
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
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
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六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碑銘

王文正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
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 真宗皇帝十
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
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
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
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 真宗叶德一心
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
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

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
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王清昭應宮
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
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
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
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
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
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
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 太祖太宗食邑
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謚曰
文正王公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

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
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
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
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
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
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
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
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
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
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
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真宗即位

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 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 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

罷不用 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

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

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

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官禁事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召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欲付獄公因自取嘗所召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

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叅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嘗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
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
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
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
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
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
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
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
蒸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
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
於摺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
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
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 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真
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
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
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

信孰不爲相其惟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
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
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晏元獻公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
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
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
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
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
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

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
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旣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
舊學之碑旣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
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
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
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
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闕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
夫宮臣衛官擁列園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
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
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
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

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葬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褻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藉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 真宗召見既

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

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
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闕 真宗閣中
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初 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
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
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
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
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
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

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
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
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
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
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
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
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
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
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
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

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

士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脩土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

孟氏屯田貞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貞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傅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嗚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相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 真宗惟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旣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碑銘

范文正公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院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權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

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以具公上疏爲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毋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

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廓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

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孰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退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旣失計乃引

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黥以爲軍唯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孰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

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

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

爲政所至民多立祠 蓋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間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 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 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 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徃問彼驕 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嚙完兒憐獸擾 卒俾俸臣夏人在庭其事方議帝趨公來以就于治公 拜稽首茲爲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 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余襄公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來
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
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
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
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
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
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
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襄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

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
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
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
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
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
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
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
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又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旣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

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避茲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徃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

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武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

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

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
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
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
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
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
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 英宗即位
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
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
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
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
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大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

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
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
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
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
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千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
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 未南顧胡召其還殞于
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 以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
世匪止韶人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墓銘

杜正獻公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

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

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

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

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賕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乂出而民弊亟

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

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兄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朋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

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
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
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
鴻臚卿諱某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某追
封韓國公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娶相里氏封晉
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
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
次適秘閣校理李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
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其子訢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

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
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貞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
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
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事何
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
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
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蔡君謨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
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
校勘慶曆二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

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旣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

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

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
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者稱鄉里公
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而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
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
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
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
償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
毒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
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
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

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請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
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
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
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
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
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
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
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 仁宗崩 英
宗即帝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粹辦於縣官經費
外公應煩愈間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
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

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歲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鬚鬢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旣聞上以問公公即再

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素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旣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

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勺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
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
幼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其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謹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闕間歸
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
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
過者必肅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二十

墓銘

尹師魯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

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郤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

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

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
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
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
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
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
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
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
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
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

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
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
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
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
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
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議論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使在陝西尤深知
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
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

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麗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

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
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
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
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
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
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
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
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
爾豈恤小子輩哉

蘇明允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
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
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
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旣見而
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
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
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
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
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

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迺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

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爲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

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當世實藥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墓表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干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

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聞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

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

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大
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
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
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
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
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
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
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
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

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
先者其來有自

周堯卿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
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
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
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
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
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
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
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

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調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諮曰諤曰諷曰諷曰諷曰諷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二十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母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避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穉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已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叅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

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缺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

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

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復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旣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勦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

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乾道癸巳九月朔陳亮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圓子集卷之二

吳會聖廟初格
勤勤於廟

歐陽先生遺粹標目

第一卷

賦

秋聲

憎蒼蠅

論

為君難上

為君難下

朋黨

五代史一行傳

五代史伶官傳



五代史宦者傳

第二卷

書

答范龍圖辭辟命

代楊洎上呂相公

代人上王樞密

與謝景山

答孫正之一

答孫正之二

第三卷

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

論包拯除三司使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

論狄青

乞獎用孫沔

論更改貢舉事件

論河北守備事宜

論軍中選將

論禦賊四事

論救賑饑民

第四卷

奏疏

論選皇子

論水災

奏狀

言西邊事宜一

言西邊事宜二

論西賊議和利害

論按察官吏

論茶法

再論水災

第五卷

序

送田秀才

送宋秘書

送楊真

刪正黃庭經

秘演詩集

惟儼詩集

仲氏文集

蘇子美文集

梅聖俞詩集

歸田錄

第六卷

記

醉翁亭

豐樂亭

至喜亭

叢翠亭

畫舫齋

真州東園

菱谿石

浮槎山水

樊侯廟災

第七卷

傳

六一居士

桑懌

雜著

醉翁吟

山中之樂并序

雜說三首

跋唐磻溪廟記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第八卷

碑銘

陳文惠公

程文簡公

王武恭公

王待制

第九卷

墓銘

孫待制

蘇長史

石徂徠

第十卷

墓銘

狄大理

張秘書

黃縣尉

謝縣君

墓表

胡安定

石校理

連處士

祭文

漢高帝

宋侍中

尹師魯

詩

廬山高贈劉中允歸南康

和王介甫明妃曲

再和明妃曲

歐陽先生遺粹標目

明妃
精萃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一

賦

秋聲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
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
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
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
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
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

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縵而爭茂佳木葱籠而可
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
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
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
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
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
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
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溼然丹者爲稿木黧然黑者
爲星星柰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
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

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憎蒼蠅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蚋
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
易盈盃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
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
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棖廣
厦玳簾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
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歎
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
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

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鬚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腕脫或假寐而顛僵此其爲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柰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噐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投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汗人皆不食柰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之攻鑽極百端

而窺覬至於大哉肥牲嘉穀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少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論

爲君難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

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群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

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辦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

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內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秦曰然則用

之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臣民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

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

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王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

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朋黨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踈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

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夫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史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

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
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
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
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
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于
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
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
負材能修節義而况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
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
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

人焉曰鄭邀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
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
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
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
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
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
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
亦不敢没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
行傳

五代史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

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哉

五代史宦者傳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閫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

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富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決其種類盡殺以快其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決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

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
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
乃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
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
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一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二

書

辭范龍圖辟命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
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
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
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
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
之材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
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
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

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葺尤爲憤耻每一思之中
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
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叅決軍謀經畫財利
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
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况今世人所
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
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
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
見自至關西辟士其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
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
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竒怪豪

俊之事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耳然尚慮山林草
莽有健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
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
且樂安佚也幸察

代人上王樞密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
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
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
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
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謠以傳漢之

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
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
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
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
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
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
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
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聲名文物之
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
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
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

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閑言高論流鏢前後者恃其
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
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其不佞守先
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
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
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
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
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
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
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
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

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柳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推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洎上呂相公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臯陶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旣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

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入疑其瓌傑竒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

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
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
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
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
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
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
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
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
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
時其晚也幸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因其志而少伸者
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

某不肖其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
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
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
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
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謝景山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
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
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
根蒂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
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軸而行於大道則非

常焉之所及也。古人欠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耻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孫正之一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可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為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

後可知其心相與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二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一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

十年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進可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二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三

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愆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

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

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

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

乃諂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

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

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

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

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

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郎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論包拯除三司使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

之然也朝廷之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汗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專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技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持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

邊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詎責宰相指臣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

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諍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脩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又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

爲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
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七中間
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
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聖德於朝廷補助
之效不爲無功今內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
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
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
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
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
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
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

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
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
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
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
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
而成風 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
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
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
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
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
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

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

臣脩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室善

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懼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徃徃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

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

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

補

論狄青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

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旣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

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
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
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
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
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
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
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
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
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
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
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

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
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
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
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
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
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
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
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
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
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
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旣去流議漸消

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乞獎用孫沔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爲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今邊人

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况所用者取其智謀籍其威信前世老將疆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而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當變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

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人學者
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議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
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
之人徃徃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爲考官者非不
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
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
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舍徃徃
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
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
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
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考者不至疲勞今若不改通考

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
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
爲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是
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
試之官迨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
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
而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詞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
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迹
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中考式者
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

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所選者不至太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塲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爲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爲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于令太謹具狀奏聞

論河北守備事宜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弘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芥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使貪婪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多分神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

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
今若果有文字來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
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賞報不出年歲恐須
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辨禦
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何以
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掛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
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
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
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
為得也况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為首務
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

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
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
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為惡害
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
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
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
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
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虜有端陛下試思邊郡之臣
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
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群臣自此震懾百
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

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求利害正大綱紀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竒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

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報本內慮朝廷勢弱萬一有事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瑛李

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家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柰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還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還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謀援挽而已於此求

將而欲擇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如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如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

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二人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其裨將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

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

也幸而有技勇

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兵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遽選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

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法耳如捍邊破賊奇
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請求謹具奏聞
伏候勅旨

論禦賊四事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
多乞朝廷早爲備禦凡爲國家憂賊盜者非獨臣一人
前後言者甚衆皆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爲大臣者
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海以南自遭
王倫之後今自京巴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劫掠
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蠻賊者

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強
賊三十餘人燒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
却樞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則
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既
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
賊盜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多而乾象變差譴
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起動於
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
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
之禍也臣聞西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
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

仁聖寬慈人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
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
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
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
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
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此四者大臣所忽
以爲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
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何術
可爲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
甯弼已有條奏其餘之事前後言事者論議甚多伏乞
合聚群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

極多容臣續具一二條奏取進止

論賑救饑民

臣伏見近出在庫帑賜陝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
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
農失業民庶敖敖然未聞朝廷有所存恤陛下至仁至
聖愛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慮遠方疾苦未達天聰
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
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
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
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以來省司屢
於南方斂率錢貨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

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荒尤甚今若不加存恤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賜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莫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諸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三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四

奏疏

論選皇子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充國公主近以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

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官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

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視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見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論水災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椳露居上雨下水壘壘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塚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旣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皆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

云河口夾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

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官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旣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

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俱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

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見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官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

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竒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

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恩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奏狀

言西邊事宜一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敵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旣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

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疆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疆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

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廓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皇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旣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

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
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
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平魏昭炳夏
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
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
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
朽噐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
城壁噐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
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
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
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履筭餘

言不若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遂狂虜於黃河之
北以復朔方故地取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
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
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
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
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
屢敗之戒今日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
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
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
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
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

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

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賊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謀困之而

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未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旣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遷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愿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

之計待其及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藹藹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二

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

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爲痛心今日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蕩然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損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請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

等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加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壁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夕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

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利害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

慮萬一少生疑阻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何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

縲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日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日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日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日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日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

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

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按察官吏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接

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賍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抵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賍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司自是可黜之人必然能舉職臣亦具論奏其機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

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系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因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地久荒之地必先力加惡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

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
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
高論見氣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
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
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行之有利無
害然尚慮高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
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
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
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

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
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
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
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
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賍吏

國家之法除賍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
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賍吏多是
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
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剝更無
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

病繆懦者與賍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明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遲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

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負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

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悲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

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再論水災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旣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沒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

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一二大臣所能取濟况今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旣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

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琰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

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

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卹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旣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飢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

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輒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今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它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論茶法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十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

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旣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肯信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旣多而一二十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旣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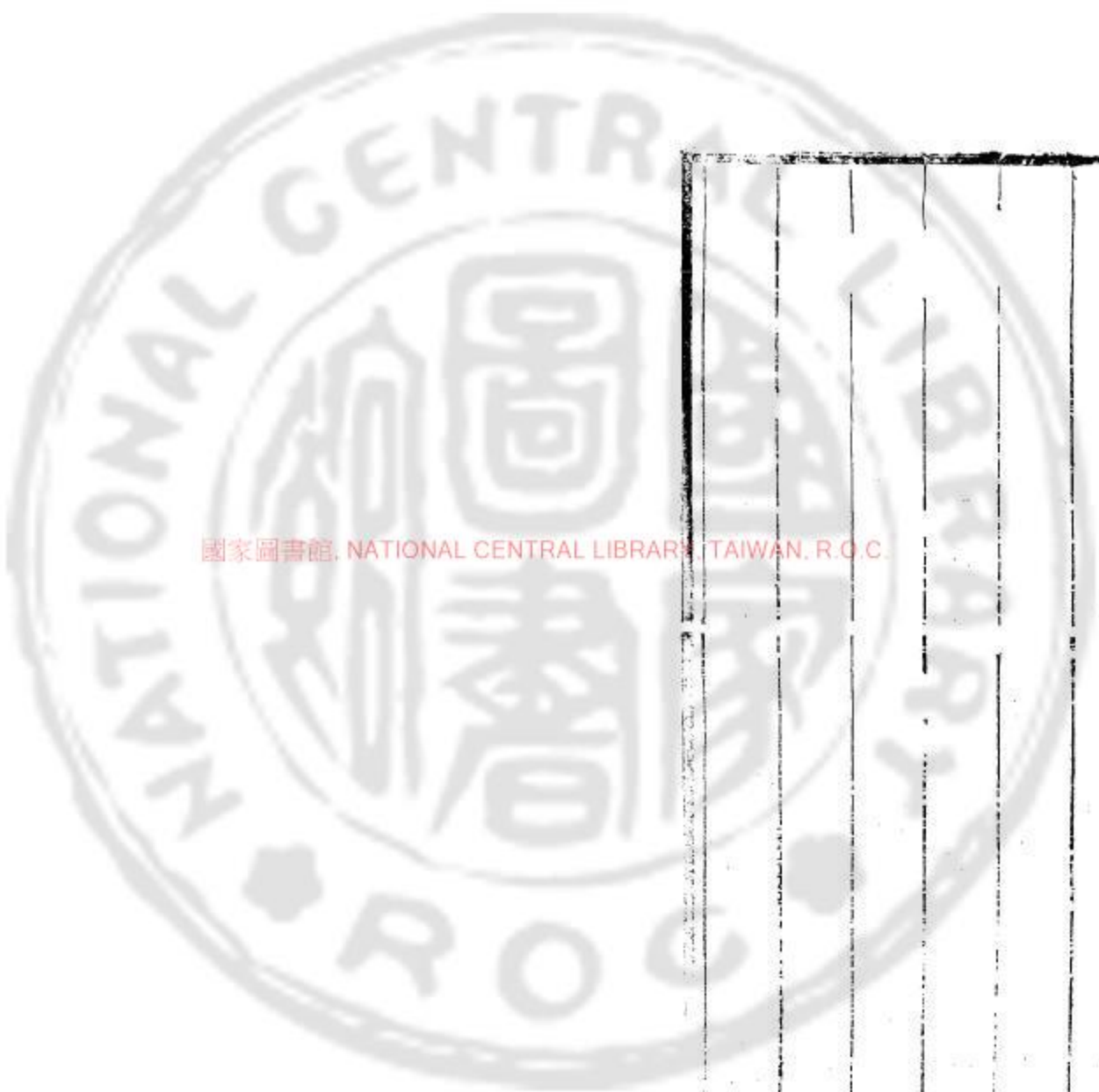
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旣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阻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多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旣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旣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

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道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

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番鈔筭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可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諂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

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四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五

序

送田秀才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攻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

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
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
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州夷陵予與
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
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比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
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
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
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
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
以慨然而賦矣

送宋秘書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
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
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
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
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
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
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况其下者哉
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
當時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
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旣長學問好古爲
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

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
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
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
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
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
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
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
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
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
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
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送楊賓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旣而學琴於友
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
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
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
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
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
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
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
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
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

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刪正黃庭經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

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

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玩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

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秘演詩集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

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律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習次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怯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

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相國

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徃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筈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謂其坐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賤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貴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

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仲氏文集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而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

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不知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以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時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有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華者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

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蘇子美文集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

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

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竒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

欲以子美爲恨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梅聖俞詩集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

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旣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
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
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
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
以疾卒于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
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
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歸田錄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
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誦余
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脩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

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
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
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
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
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
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
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嚼環效
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
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
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
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徘徊俯仰

父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
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五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六

記

醉翁亭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僮僕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醴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誨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脩也

豐樂亭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者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所在爲敵國者何一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盛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述書以名其亭焉

至喜亭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攻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美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

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叢翠亭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緱氏以連嵩室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東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靳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顏

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闔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畫舫齋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冗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蕭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

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瀕臯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

洵歛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野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冥塘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真州東園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

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宿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桶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壑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

雨鼉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
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
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
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
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
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
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
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

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菱谿石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
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
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
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濟爲荇
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不以地求之今無所
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
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
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
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

而乃能知愛賞竒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竒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谿傍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竒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埋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對富貴者之戒而好竒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

也哉

浮槎山水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說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

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君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籍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

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樊侯廟災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之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

陽剖符傳封與漢長父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
與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間亦侯
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
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視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
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
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
貽怒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
不能庇一身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
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露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
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爲雷霆其
不和之甚者疑結而爲雹方今歲旱且久伏陰不興壯

陽剛燥疑有不和而疑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
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六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七

傳

六一居士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

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矣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倅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

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
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
而捨其所棄者也焉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

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珪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五觀五居士猶未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桑懌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

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令願爲耆長任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曰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

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
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
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右險地多深山
而青灰山尤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
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
之旣憚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之憚信
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
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憚
幾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
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
檢憚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

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
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
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
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
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
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
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擄其具就媪饌而以
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
媪曰彼聞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
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
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媪爲察

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且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閭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招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閩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

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秦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

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
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
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
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澤事乃知古之人
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擇所
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
之

雜著

醉翁吟 并序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
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寓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

秋余奉使契丹沈君會余異異之間夜闌酒半援琴而
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之其辭曰始翁
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
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啾嚶啁
啾於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
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
娟娟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
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爲我心而慰彼之
思

山中之樂

并序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

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爲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峰藹青蒼兮杳嶺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大鏡鬼削兮壁立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之肥兮鳥獸離離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

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

丹莖翠蔓兮岩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巖兮橫路風颭颭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絲兮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

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蒼蔚兮藉纖草之蒙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

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雜說三首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有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

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與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感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

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疆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跋唐磻溪廟記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為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乘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仙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為可笑而駢為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不為哉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七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八

碑銘

陳文惠公

穎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王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惟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余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

之不聽棄官家于閩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汝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以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叅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三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弟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

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用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

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和人一也吾潮間三百里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一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叅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

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北河東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荆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

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

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者十一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父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父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

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

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德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躑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共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世高節在污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

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皆來相軍崇崇武節之雄高幢
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
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
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
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程文簡公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
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勲皆第二請得立碑
如今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予其可
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銘
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

知其入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大師之碑
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
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
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
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
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
郎奉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
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
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脩真宗實錄
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
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

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具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午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

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言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

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復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與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琳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

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明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官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交章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議論不私見嫉被貶斥已而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嘗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

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
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
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
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
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
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
聞夏人方捕叛俗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
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輒出兵
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
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

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言鎮安一郡爾不足
以自効願復守邊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某日
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
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享祿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中
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
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
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
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
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
周司馬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
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

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
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
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
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
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
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
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
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夷險一節帝曰噫歟餘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

文惟此勞臣實予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一方有事
諸將無功俾我蒼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
請未報奄去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
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王武恭公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而密分入于
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
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
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
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
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

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輶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

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

吾軍整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復會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翼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歡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諮

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官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乙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測然哀公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天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不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

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

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栢栢武恭其容甚飭躋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于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子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于敢侮公來在庭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几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王待制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澹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

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此廢者千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旣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文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

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
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
乎宗且慙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
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
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
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
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
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
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賜
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
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

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
而第殺一人旣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
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
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
貶監靈仙宮其後議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
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
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
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
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侷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
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

人比公爲子產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旣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

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士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利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八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九

墓銘

孫待制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
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
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
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
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
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
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
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

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

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

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

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

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貫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蘇長史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

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文蔭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寺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

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押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

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石徠

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遵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畝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

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祖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

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

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

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梅侍講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

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又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

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讒而不怨對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裕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

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
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
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
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
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
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
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
輝曰堦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
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
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蓋非詩所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躋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
發厥聲震越渾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
其名以告諸冥

孫明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
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遵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
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
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
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

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

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

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沒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
惟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
徃徃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
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者其不在斯文

張翰林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
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
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
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

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
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
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
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旣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
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
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
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
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
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萍鄉令改著作佐郎
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
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深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

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

爲負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勾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稅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

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
軍湏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
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
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某日遇疾卒于京
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
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叅
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
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
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日子駿子充子雲子諒
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
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
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
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
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九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十

墓銘

狄大理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海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粟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虜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

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
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
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
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
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汗令而爲自
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奸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徃徃
訐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
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亦
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
已而縣籍彊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
大曰是嘗訐我者被究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君

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
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云當
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
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狀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
產之患逾年政大治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
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
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
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
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
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

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寶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榮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不壽不爲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後著不朽

張秘書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

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

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
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
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
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
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
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
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父貴仕而被服操履
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
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唐
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子能改

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
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
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
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
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
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
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
堂人自曾祖以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
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
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

歸其藏

黃縣尉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
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
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
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
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
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
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內科
初任典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
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

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
歌呼大噉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
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
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
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
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
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
又亦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
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
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
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

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礪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閭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謝縣君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庠陋而庭宇灑掃必嚴以肅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

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歲南方旱仰見蝗飛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

予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墓表

胡安定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臯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

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

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官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

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恩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石校理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之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

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竒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父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

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聞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塋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竒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汗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

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連處士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

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鄰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于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徃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

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處士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

祭文

漢高帝

惟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靈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

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乎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爲也况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脩輒以此爲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殃於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也尚饗

宋侍中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
云天子之側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
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旣文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
司之信輅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為訣脩等之誠尚饗

尹師魯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
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
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
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
萬鬼而為隣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

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
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知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
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
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諸隱凡待終顏色不變
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
不累於心育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
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
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光於文章
焯若是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
予而世人藏之庶可以無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
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詩

廬山高贈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
兮根盤幾百里，
截然竝立乎長江，
長江西來走其下，
是爲揚瀾左里兮，
洪濤巨浪日夕相，
春撞雲消風止水，
鏡淨泊舟登岸而，
遠望兮上摩青蒼，
以掩靄下壓后土之，
鴻厖試往造乎其，
間兮攀綠石磴窺，
空窅千岩萬壑響，
松檜懸崖巨石飛，
流淙水聲聒聒亂，
人耳六月飛雪灑，
石缸仙翁釋子亦，
往往而逢兮吾常，
惡其學幼而言唯，
但見丹霞翠壁遠，
近映樓閣晨鐘暮，
鼓杳靄羅旛幢幽，
花野草不知其名，
兮風吹露濕香澗，
谷時有白鶴飛來，
雙幽尋遠去不可，
極便欲絕世遺紛

厖羨君買田築室老，
其下插秧盈疇兮，
釀酒盈缸欲令，
浮風暖翠千萬狀，
坐卧常對乎軒牕，
君懷磊砢有至寶，
世俗不辨珉與珣，
策名爲吏二十載，
青衫白首困一邦，
寵榮聲利不可以，
苟屈兮自非青雲，
白石有深趣其氣，
兀砭何由降丈夫，
壯節似君少嗟我，
欲說安得巨筆如，
長杠

和王介甫明妃曲

胡人以鞍馬爲家，
射獵爲俗，
泉甘草美無常處，
鳥驚獸駭爭馳逐，
誰將漢女嫁胡兒，
風沙無情貌如玉，
身行不遇中國人，
馬上自作思歸曲，
推手爲琵琶，
胡人共聽亦咨嗟，
玉顏流落死天涯，
琵琶却傳來漢家，
漢家爭

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漂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日嗟

吳韻齋
輯附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十

鵬計歐陽文忠公集總一百三十餘卷其文瀟漫既不可以篇數深味之尤見純而正典而雅鋒采隱伏不外見有古人遺風誠爲學者宗匠傳之者宜盡存而弗削也龍川陳先生亮伊何疇拔僅百三十篇要之其殆有見云爾若鵬則弗忍舍置於是會合諸英選暨厥子孫家藏全集反復閱越歲更取詞根義理事切要務者八十三篇別彙十卷竊名遺粹附之又不敢秘以自私并錄壽梓俾公文流播蕃衍得與韓柳蘇集齊驅博雅君子咸得不忒是亦庶乎其可矣

然不自量妄敢取去其文使之不盡傳于世則
鵬之負罪豈不重歟時工告就謹以愚志歲月
誌焉

嘉靖丁未中元日東吳後學郭雲鵬敬跋

嘉靖丁未
中元日